

82

吧我怨的愛

黎明著

總發行所
上海
圖書公司
藏章

1938

1051 十月十日

857.7
759.3-9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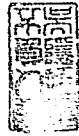
愛的怨我吧

黎明 著

Ben Ki-Hwa

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9



3 0555 8520 6

版字44156

代 序

仲怡，泊生：

你們的信是前天收到的，當晚同了月芝先生去找林先生。

關於我的事，林先生是知道得很多的，所以一談他便笑迷迷地問：「哦，關於愛情的！是，名字叫做梳頭的梳的那一本嗎？」我答說：「不是的，是另外一本，名字我忘記了，是一束既往的情信。」

我說了，請他畫一個封面，他立刻答應了，說是一兩天就可以交下來。你們的信之所以遲遲未答，也就爲了等這一個封面。

今天在劉既漂先生房裏碰到他，問他：「畫好沒有？」他說：「立刻畫。」真的馬上動筆了。沒有一刻鐘

以後，這張封面已竟脫手，他又笑著跟我說：「這隻箭，是向著戀愛的青年們射的，當事者如果有一方面不忠實，中箭之後，不狂也要死的！」

我不敢說我的書中的菁妹不忠實，但她死，却是千真萬確的死了！

已竟死了的，有什末辦法呢！我願把我的這顆心，同他一起埋葬在深深的土中去永不再見天日！

原來的書名，覺得太累贅了，好不好同印刷者商量下，改成「惡夢」兩個字？

初覺得我不該有這樣愛呀愛呀的作品，所以仍用了作別的書時的假名！黎明，現在覺得，橫豎事實是做過了，便用個真名字有什末呢？好吧，你們同他們說一下，著者改作我的名字也好，如果書名是可以改的。

這幾句話，便代做本書的序言吧，好不好？

一九二八年三月于西湖羅苑。

疎雨過輕塵，
園莎結翠茵，
惹紅襟，
乳燕來頻。
乍暖乍寒花事了，
留不住塞垣春！

歸夢苦難真，
別離情更親！

恨天涯，
芳信無因；
欲話去年今日事，
能幾個去年人！

——南樓令。

去年今日，是他們情書往還正熱烈的時候；今年今日，她死已竟快一年了，他是在一個荒村中，整日關在一間房子裏讀書！書，他並不是不願讀，寧說如果社會能丟一個機會給他讀書，他一定覺得比今日更有趣些，不過，簡直使他這樣來讀書真無異于把他放在火頭上享快活！天，這樣快活，這樣快活！

飄了幾天狼吼虎嘯的黃土大風以後，這個荒村中的天，又重重地陰上來！房東，他老太太「五七」的祭日，那副愁容戚戚的面孔，像墨雲一樣使人感到異樣的不痛快；接著，一個街坊的青年婦女，爲了思

念她新近的亡夫，整整哭了昨晚一晚，今天早晨還不肯歇，唉！「人生，便止有如此嗎？」他從一早便這樣苦悶著，無端的愁緒，緊緊地纏上他的心頭，他也默默地在流淚了！

「卜木！你現處的是什末日子？這樣無用的心緒，丟開吧！不然，你會死得更早些！你須知道，便這樣死，也不是你死的適當方法！」他毅然，丟下他的愁緒，想找一本什末書來消遣；無意中，他拿出一束青紫藍黃的信箋！

這是他寫她的。當她要死的時候，她曾在這些信上親了無數的吻，按照她的遺囑，她教她的親人，把這束情書寄給他！這些信，眼見得是不全了，然而唯其不全，才越堅定了他保存的決心！當他無意地發現了這是他同她的情書時，他把一初游離的心緒丟開了，一意貫注在這束情書的一字一句上，每讀一句使他立刻回憶出一種截然不同的景像，這些景像，都散漫

在他的情書裏。

第三信

菁如：

在前一天，我就料到，今天是一個頂快樂的日子：第一，你的信必是今天到，你的信，能給與我無限的生命，這是無疑的；五月一日，在外國，是個很重要的節日，所謂May-day者，有許多藝術家的傑作，都是爲了今日而作的；第三，這是個勞動節，西元一千八百八十六年間，許多苦苦的勞動者，爲要求八小時的工作制而與資本家肉搏，終於在今天得勝了，爲人道，爲同情，使得全世界的人都爲今日祝賀！

菁如，爲此，爲我們，我特對你致賀！

菁如，你是聰明的，試爲我設想，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的愉快，當怎樣在靈魂中跳動呢？我盼望這一

天，有時嫌時光去得太慢，把我的愉快會扯遠了；有時更怕時間過得太快，以致這種愉快會很快的走在眼前，又很快的走過去！但這個日子的印象，總不會離開我。

果然，你的信光臨了，并並且很快的讀過了！

藝專實際並沒有很好的園藝家，把她裝飾得如何美滿；但在大致上講起來，比起別的學校，總算多帶一些富麗的意味。在我們大禮堂前頭，對面設一溪噴水的荷池，很小巧得好玩；池同門之間，分設兩個花臺，臺後便是丁香之類的東西；堂之左右，各有一架大的紫籐，此刻正是開花放香的時候！近幾日來，我同幾個愛好文藝的朋友，組織一個讀詩會，每天早七點到這裏來，挑幾篇自己愛好的詩——不拘新舊或中西文，在這裏朗誦！這種組織，我當然很樂意，因為藉此，我可早到號房去看一看你的信，假如你的信沒來，我在這裏為你吁兩口氣時，氣也須是香的；假如你

了，我便伴了這些濃香郁紫的花兒讀，才不致把你的美情給醜化了！

今早，我特別起得早些，並且很快的跑到學校去，菁如，我一眼先看到一封從你那兒寫來的信！

我匆匆地，跑到那架紫籐花下，把你的信先放在袋裏，却看別的一封！

菁如，我豈是不肯先看你的信？我設計騙我自己，試著領略一些「期待」的意味！

我素來有一種痴想，以為「愛」這個東西，她自己是一種神秘，我們如果毫無顧惜地，把她隨隨便便招呼過去，未免太不近人情！因此，我以為，如果事實已竟到了「愛」的程度，仍不要就直捷了當地說「愛」！先「期待」一下吧！我相信，越是「期待」得時間長些，「愛」的趣味就越濃厚，等「期待」得不能再「期待」的時候，好像火山一樣，看看要崩出火花來的時候，再把她拚命地吐出來，那才會懂得「愛」的真意。可惜已過的種

種，太把「愛的期待」的意義含混過去了！

菁如，看了你的信，使我不期然地想到這裏，如果沒有錯，我希望我們來共同領略她！

不錯，你的信我看得很遲，但我仍嫌看得太快！這是我的信念使然。是的，「愛」必須經過這番「期待」然後才有顯然的意義！如果有這樣一個人：她很希望得到「愛」的實現，而在某種事實上，已然明知道「愛」是已竟實現了，但她還不肯把這事實一語道破的時候，就很够使她真實嘗到在「愛」時期的情調與心緒的奇趣了！我不見得有這種靈性，也不見得能到這事實的惠臨；但，當我把你的信輕輕放在袋裏，而先看別的信時，有時候明明是看，而實際並沒有看到什末東西！我的眼睛在看，心頭在跳，跳，跳得十分烈害！

等我再不能保持這個態度時，你的信，便在我的眼前了！

菁如，我要怎樣答覆你才好！

愛好文學是事實，愛寫文字也是事實；但我寫給你的信，絕沒有一句話是像作文章一樣用心形容的，我每當寫信給你的時候，惟一的目的，便是怎樣「把我實在的心緒表白給你」，此外并沒有一個字是故意寫出來討你歡喜的，自然我十分希望你常常歡喜的！因此，我寫的信，有些地方好像同你的關係已竟深超乎朋友之上了，太赤裸裸了！

「我對你，好像故友一樣！」

菁如，我很知道，在我們彼此的心幕上，對想，豈但是「故友」嗎？我曉得，你也十分曉得，我們相望的意念已竟超乎故友之上，而另是一種彼此不肯明說的關係，這個在邵同魏兩位費心之初便曉得的，此時，可說她們把這件事大半已竟成功了，不是嗎？

菁如，爲此，我誠心地，祝你感到真摯的愉快！

但是，我們仍舊再「期待」些時吧，大家不要隨便道破她！

你問我，現在需要什末衣裳不？謝謝你的誠意！我自問，我沒有什末可以敵得過你這顆「心」的敬禮，只可以同樣的「誠心」報答你！衣裳的話，我不是不需要你的惠賜，我實在一時用不著，所以仍以「誠心」回復你，望你原諒。

又芬的先生有信給我，說他們的婚期至早在今年年底，何以忽然又這樣快起來？她們的確期定後，請告我，我一定去觀光，那時也許是我們晤談的好機會。又勞你的駕了！

隨函寄去一些信封，質量不很好，一時手頭也沒有好的，又沒有特意去買，就胡亂用用吧！又，像片一張，照得仍然不好，不過既是為這個照的，也就直接寄上了，希望你看了不要「作三日嘔」，那便「榮幸之至」！再談，祝
安適！

你的卜木，五一節，早十時。

第四信

菁如：

五一那封信付郵之後，我又盼著五七，五七又是一個快活不過的日子，那時你的信又該來了；但，我已等不到五七，等不到你信來之後又寫這封信給你。

我近于課暇之後，花蔭之下，時時把你的信拿出把玩：一方面看著你那越來越秀麗的字跡，一方面想著你那溫柔大雅的態度；我雖沒有一睹芳容的福氣，甚至連一個間接認識的像片也沒有見過，我已在想像中，在又芬的來信中，在你信中的語氣字跡上，幻出一個清雅端麗的你，誠然是我夢想中的妙人！菁如，我這話並不是故意造作，你應相信我！我——壁這樣想著，一壁這樣看著，心頭不住在跳！我按捺不住，一點也按捺不住，也像你所說的一樣，想把太陽撥快

了，趕快得到你的來書！

我的過去，在表面上，你是知道的！舊社會所視為「金科玉律」的那些舊禮教的那隻冰冷的巨手，把我困鎖在無邊黑暗的失望中者，于茲數年已！我自忖，在這個我眼前所見的社會中，我已竟被人犧牲了！我前半生已然深葬在「啞子吃黃連」的苦悶中，後半生也已絕望！我自有生以來，從不曾得過一些異性之愛，自知也沒有再得的可能！所以，我便拚命離開家庭，希圖把我已過的一切，一概付之流水，不再有所留戀！我學戲劇，我學藝術，一半自然是天性使然，一半也是想迷醉了我這顆失望的心！

每在把玩你的來書時，常這樣自笑，笑我過去種種，何以竟會這樣很心的對待自己！現在，我才覺悟了。才算重新認識了自己！

譬如，以你的穎思，可以知道，我這次的覺醒，倒是誰的啓示？所有我一切過去同現在的種種，都可供

你的訊問，我決不敢在你面前，說一個虛偽的字！我雖然不能很清楚的知道我們是否有相愛的可能，但在我一方面，已覺沒有什末再避諱的了！

前一封信裏，彷彿已竟吐露了一點消息，我說我在「期待」，「期待」「愛」字的事實來降；同樣也希望你能持同樣的態度！但，我又覺得，如果沒有半點兒表示，終久不是個正當辦法！譬如，不曉你看完那封信後，要做一個如何的感想和解答？

在這裏，我希望知道知道你的家庭狀況，望你指示給我！不再談，祝
安娛！

卜木，五四晚九時。

第五信

親愛的菁如：

我先說個笑話你聽：

你瞧，放在眼前的是你的信，我讀過兩遍之後，想提筆答復你：一壁在那裏想，一壁拿起暖壺來倒水；倒了半天，還不像倒出水來的樣兒，我覺得異氣，看壺口時，軟木塞子竟忘了除去！「心到那兒去了？」我自己失笑！菁如，我先把這個「失笑」，獻我超超千里的菁如你！

「我就是你的愛護者」！

你這句珍言，增壯了我的胆量，看過那句話後，我覺得已竟有了歸宿，我敢大胆地在愛你；寫這封信時，我更大膽地稱你做「親愛的」。啊，這三個字，從來沒有一聽的耳福，更沒有向任何人一呼的資格；不但如此，我寫了這幾年小說一流的東西，都不敢把這三個字多寫幾次在所有的作品中間；而今，我誠心地向你輕呼，然究不能免去那些微的耳熱！

我的信，不能寫得很好，不能把我的情思以及感

念，清清楚楚的表白在你的眼前，是我萬分抱愧的事實，所有你對我的誇讚，只足證明你是如何多情，如何真誠向我，並不是我寫信的好處。我自然知道，彼此的愛慕，不專恃文字表示，所恃在有十萬分實在的事實。但文字不能按實傳達，又何以表現事實的真偽呢？你的文字很好，我無須過分讚美你，只要拿一件事證明，便是每在讀過一信之後，對你盛情的感謝，都使我銘心刻骨。我以為，這才是文字的極則，你過分的自謙，確是你勇于進步的反證。

我的像片并不好，但當我冒著烈日走向前門，欣欣地站在照像館的時候，我的確想著：「這是爲了我的菁如！」當我坐下來，聽照像者擺布我的姿勢時，我的確好像看到你，好像你靜靜地在對我輕笑，一對水汪汪的瞳子，滿含著愛我的清神，使我神澄身逸，感到無限的溫柔，甜蜜！可惜結果下來，自覺我的陋容，却不能報你的熱情于萬一！菁如，你口口聲聲囑我

「不要客氣」，你却竭力「客氣」，這雖然益足見你對人的忠厚，究竟不是我所敢于擔當的！

「近對愛人，遠懷至情？」

謝謝你！除我自愧不足以當此而外，我不但「許你」，并且十萬分希冀！

我對你是不客氣的，一點兒也不客氣！我已明白白給你說：「我在愛你！」愛與愛之間還容得什末客氣？我如此，更望你也如此！

「我們要做一個愛情真實的探險者！」

對！是的！我自始便是這樣希望著，如今可希望得更親切些！譬如，愛的，我們從此刻起，真實地做她一做，嘗一嘗真實的愛情的滋味！

你給我做了許多東西？哦，你竟為我費心到如此之極！可惜我除敬謝「愛神」之外，便沒有再貴重的東西，做你這樣「愛的表現」的謝禮！你問我喜歡不？你想，這是誰的作品，我怎能不喜歡！喜歡，當然喜歡！

不論你的什末珍賜，只要是你那裏來的，我一切盡「歡迎之至」！但是，我希望你，千萬不要爲此太于勞神！

我曉得，教員的生活，是最不容易的，時間又少，事情又很瑣碎！你每次答我的信，都要累到一兩點鐘，如果再有別事累你，使人何以過意得去！我並不是隨便說說便算了事，實際希望你爲「前途」故，少費些清神如何？

你勸我不要煩悶，足證愛我之切，敢不敬饒愛教！我前此之所以每每煩悶者，正如正在流行的「青年的煩悶」，內容一半是「青春不再」，一半是「寂寞」，「孤獨」！從我們第一次通信起，我彷彿已看到前途些微的光明，在這顆深沈在煩悶的潛淵的心中，已竟燃上了一星星「溫情」之火；這點「火」，漸漸隨著你所給與的「溫情」，越燒越大起來；同時，所謂「光明」也者，也越亮越亮起來！及至現在，因了這種清光，我已看到人生的真意，看到宇宙的清氣！這些「火」，這些「光

明」，把幾年中日積月累而來的「孤寂」，快要燒盡滅絕了！除非天真要墜，除非你把我生命所需的你所給與的「溫情」斷絕，我相信，我總不會再「悲哀」！菁如，親愛的！我雖不會親見你的玉容，却已把你的「美情」飽餐！我望我們中間的愛苗，不為任何物所擾，我們也決不掘苗助長！

我以為「愛」這個東西，不是人們所能製造的，她的確是宇宙間一切玄妙中之最玄妙者，她有她生長的方法，她有她自如的能力，我們只要小心地愛護她，使她不致夭殞或損缺，便是我們彼此相對的無量功德。

我常說，我是不懂得「愛情」的，對她不但沒有一毫的經驗，並且從來沒有敢于深思過！因為，我為人間冷落得太可憐了，雖然有些人還以為我是愉快的！今而後，我試懂得她越多，我的「冷落」越滅絕得快！愛情，愛情！菁如是她唯一的給與者，望你不吝！

菁如！你說你的前途已竟覺得很樂觀了？好，我們

試用這「快樂的清泉」彼此浸潤著吧，我們大家努力！

「你的來信，督促我多用些工夫」菁如，真誠的小孩子！我正這樣盼望著你，你真可謂「先得我心」了！我常非薄別人，說他們彼此得到愛人之後，不能互相勉勵攻錯，反多因此墮落下來，實在玷污了「愛」的真意！因而，我曾自發願：「如果太陽真個從西上來，我能得到一個比較了解我的異性時，我要做個樣子給他們看！」那時實是氣話：現在既有你肯愛我，自當敬遵你的至意，以及我的豪語，鄭重道一聲：「努力！」菁如，我須如此，你須如此！

溫和的菁如，再談吧，祝你細細地品評 Love 的滋味！

愛你的，卜木，五五次日，午後二時

第六信

菁如：

信同像片都已收到，請放心！

我很不願像普通人一樣，把愛人的美貌十分地讚美十分地誇揚：一則，這些話實在聽得太膩，再則，竭力稱道中，極易藏有「虛偽」在內！「膩」同「虛偽」，豈非我們所當力戒的？無奈這顆興奮煥發的心，牠加力地逼我迫我，使我非說出幾句來不快，菁如，你別怪我，我只得說這一句：「你的確是大雅，最健全的一個！」餘如「臨風欲舞，呼之欲出」的麗神，「莊嚴」「溫和」的氣質，我不願在你眼前獻媚一樣，再多說許多！菁如，惟有你，才有原諒我的雅量！

我把你的玉照，來往地看，秘密地觀摩，一面在玩味你的豔容，一面在想像你的聲音笑貌！我覺得我的性情，過去一切的歷史，對了神聖般眼前的你，加倍顯得醜陋，異樣顯得渺小！記得初次寫信給又芬時，曾把我的意思向你們說過，希望你慎重一些，原

因，就在我自審這付神氣，實在不配同你相愛，今番看了你的麗影，突然回憶起來！

菁如，請你千萬不要怪我說話直率，我相信我對你不該有半分「隱秘」的！我的話，如果說得使你懷疑，那是不會話的原故，此心是可以「質諸神明」的！

你的照片，我斗胆，把她保存在切身的衣袋裏，只要不致于損壞，這樣，我可以時常同你親近，拱璧一樣放在眼前，用你那純真的靈光，燭明我面前一切的黑暗，甚至宇宙的，人生的每個犄角裏！

并不是張大其詞的來討你歡喜，我的確一從得到你的溫情以後，心頭真是光明了許多。以前藏在胸頭的鬱積，竟不知到那裏去了！以前我頂好發躁，很難得安安穩穩看一頁書，近來已能成幾天不到喧鬧處亂跑了，往往一坐幾個鐘頭的寫文章。這一點成績本算不得什末，但確而又確地是你的恩賜！

本來，你的隻字片語，都能給我許多安慰，激起

我不少的上進心，安有不希望你多給一些手示的？但無論如何，總要更愛護你的香軀，更愛惜你的清神些！爲我之故你不要太勞神多了，更增加些我良心上的不安！希望你工夫便寫，沒有工夫無須勉強多譚！我呢一個學生的人，反正畫畫做文章是常事，時間比較自由些，有時多寫幾個字，也不見得多末缺乏，如果心頭有話，感情所激，不能不寫的時候，只好寫幾行來，爲你開心，也未始不可，你以爲何如？再譚，祝愉快！

你愛的小木，五月八日晚

第七信

親愛的菁如：

五月七日我到底盼到了你的信！

說起來真是笑話，我爲什麼真就變成這樣一個人了？我前此常嘲別人，說人家不懂得什末愛情，只不過矯揉造做，騙得對手歡喜，給外人瞧瞧肉麻而已，有什末大不了的趣味，值得那樣互相牽掛，互相盼望！我好寫小說一類的東西，人家說，如果沒有經歷過一點愛的生活，決不會寫得好純文藝的！我也非笑他們，說他們太不看重異常的靈感了！豈知到了此刻，一天除畫畫畫得出神，做文做得起勁，物我兩忘的時候，我無時無刻不在想著你！從得到你的小影以後，眼前便時時有你的笑顏在高懸著！我盼你的來信，真像小說中的人物一樣，十二分地把心絃緊張！弄得號房的老夫役，也曉我盼信的親切，每到有你的信時，他總笑著交給我，說聲：「哎！信可來了！」親愛的菁如，我想念你的心理，真有你所揣想不到的那末熱烈！我才覺悟，以前替書中人意造的愛情，僅是皮毛中之皮毛，說清一些，那僅是侮辱的舉動！親愛

的，你所給與我激起的愛，才是愛中之精華！

在前一信，我說，我把你的倩影放在切身的衣袋裏，便於時時刻刻同她相親！是的，無論是在私室是在花下，只要有機會，便取出來同她對視一刻，親她一親！唉，我要怎樣才可救出這個夢想的思念的熱情的深深淵底？

你問，你的信有什末不對的地方？乖的，你還會
有什末錯誤嗎？你這樣錦心繡口所吐出來的字，唯有
像僊樂一樣使人心曠神怡！不是我一味地奉承你，自
問雖則常為你的熱情所激，瘋子一樣亂說一氣，究竟
還能保持我神志的清明；如果你有什末錯誤，我決不
會看不出，既看出，決不能不奉勸你，這也所應深信
的！

「我心裏總覺你是我終身的好伴侶！」譬如，親蜜
的！老實說，我是久有此想只是自慚形穢，不敢望諸
實現而已！你這句話，使我感激得想哭！如果這句話

而實現，便是詩人，便是藝術家，便是大英雄大豪俠，數遍世間出世間一切大而使人崇拜瞻仰的東西，我都敢同他們比擬，因為我背後已竟有一個最偉大的「菁如」在了！如果你容許，我情願做你的忠僕，小心地供奉你到變白頭翁的時候！這些話，自信有些大膽，或會引起你的別種的感觸，但這的確是撇開了一切，一點兒什末也不顧忌，不顧忌虛榮，不顧忌金錢，不顧忌社會地位，一切都不顧忌地，赤裸裸地，明心見志地說的，如果能，我願剖開我的心給你看！

菁如，熱情的火，竟在我的心頭，全身，全靈魂中燒起來了，這火燒得出奇，竟是前半生所未曾經過的！

「過去的事，千萬千萬不要再提！」

是的，我不再提，決不再提一個字，也不再想牠！

「只要對我一生一心一意，什末問題都沒有的！」

我所最敬愛菁如，我願照你的話，加倍地做，望

你放心！

所謂表示云云，辦法云云，我不記得是「末時候同你說過，也不記得當時意何所指；但既譚到這裏，我可以很誠直地向你表示！

「我已定了情，我愛你，我愛我的菁如，並且只愛你一個人，一直到沒有知覺的時候！」

我的表示是如此，我的心思是如此，我的態度也永遠不會不如此；你愛我，我是如此，你不愛我，我仍是如此！菁如，親愛的，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一個異性人所發的誓，我願這樣誓言不再有第二次，其實也決不會再有第二次！

「我今只將我的心，奉上，就完了！」

我仔細地看了又看，看你寫這幾句話時，所用逗點的穩重有力，我便加倍地感謝神明，感謝你的誠意！敬謹接受了你這顆愛我的心，把我的那顆取出送你，把你的這顆，補充了我那顆的空位！

承你把你的家庭介紹給我，謝謝！我以為，這樣可使得彼此更了解得澈底些；我的家庭，你如有要知道處，當能詳對！

怎末？你頭痛？從什末時候起的？要緊嗎？我真自恨我沒有在你眼前，親親切切安慰你！如果是為過勞所致，就請你休息休息吧！你知道，你的頭痛雖不在我身上，却比我的頭更使人關切些！善如，為愛，為前途，就是為了你的卜木，你留心靜養吧！

前次又芬寫信她的先生，說為我們的事，她要擺一擺架子，等我們去求她！這些話，她告訴她的先生，不教他給我知；她的先生偏就原把信給我看了，你說笑話不笑話！善如，你為她笑了吧，那你的頭痛馬上會好的，哈哈！祝你為愛情珍重！

五月十一日午後。

你愛的，愛你的卜木，

第八信

菁如，我最親愛的小姑娘：

我冠你叫妹妹嗎，叫寶寶呢？

你真是越來越乖巧，越來越有趣，越來越活潑潑地了！你真教人愛煞羨慕煞！我每每看到你那玲瓏的身軀，豐腴的面貌時，都使得我一種說不盡多末甜蜜，說不盡多末神妙的趣味，似乎完全脫離了現世的苦海，掌珠一般立在上帝面前，所有世間出世間的一切大幸福，都是爲了我們才具有端待我們去享受的。

菁如，我的愛，今而後再不貪無厭地向上帝面前苦苦追求，追求幸福的賜與了！你，便是我切盼的幸福中最大幸福之代表，你既這樣愛我，我還缺乏些什末？菁如，依你說，我們還需要些什末？

你五月八日的信寫得非常活潑，足見你的爲人

以及舉止言談之處處足以使人敬愛！我看完這封信，大胆在你的倩影上親了一親，你好像看著我的狂態可笑一樣，切切地扭著我，我看得出神，如同把我的身體縮小了來，悄悄地站在你的身邊，說句不知深淺的話，此時此際，好像已把你的香軀擁抱起來！哦，譬如，我最迷人的小妹妹，你的肌膚會這樣鮮艷，你的身軀會這樣輕盈，你的顧盼又這樣動人！

君石說我神經錯亂，我自信還不致於！但我每看到你的信同像片時，全身真就燒上了火，時時像有燒焦的危機；及每一憶起你安慰我的柔情，又像清泉一樣，把我從火熱中救出來！我是沒有受過愛的洗禮的一個可憐人，這種受寵若驚的態度，你或者會笑我小器！是的，這些我並不否認，但你的確是值得這樣讚美的妙人！

我前幾次寫信說，彼此「期待」著些吧，期待愛之自然沸騰是頂有味的一件事；如今，我先已「期待」

不及了！可惜我眼前只有你一個倩影！然而我有時竟以此自喜，以為像我眼前這樣熱烈的愛之火，燒得這樣雄雄地，凶凶地，如果有你在我眼前，說不定會做出怎樣得罪你的舉動，那豈不倒糟了？倒不如這樣彼此睽隔著，切盼著，思相著，筆談著，才真是「期待」的自然形式喲！這兩種心情，時時刻刻在我心頭惡戰，但我并沒因此而慫！

你說：「我一心愛你，你一心愛我，我們嘗一嘗真愛的滋味！」聰明的我愛的菁妹，我誓願敬領你這個愛教，我們彼此細細的嘗吧！

你說：「我無論對你什末事，都是盡心盡力的，情願將我之一切全為你犧牲！」

親愛的菁妹，這使我如何當得起？我這一個不成材的人，決不敢擔當你的犧牲！只恨沒一個機會，對你盡一點心力，把我愛你尊重你的赤心，表現給你看！你問我，現在做什末？我把此刻的情形，約略告訴你：

「我住的房子是戲劇系十幾位男女同學一起租來的，他們因為我好戲劇，所以拉了我來，也樂得同這幾位精神較好，趣味較濃的同學們一起住。同我一房住的是一位四川人，他的志趣同態度，很能影響我。早晨，多半在六鐘起床，各人拿一本自己合味的西文詩集，到前所謂紫籐花下者去朗讀，那種溫潤的晨氣，清香花味，習習的弱風，稀微的日光，確是詩境；在這裏，又多是展讀你的愛書的時候。上午是課堂生活的中段。午後上學時少，多半看幾頁書，做幾行文字。

「我是青年，沒有忘了現代青年的責任，時刻在努力我的學識與技術，以期將來有所成就，為這個可憐的社會做一點當做的事！

「我是善如的愛人」，我沒敢忘了你的愛的責任，一方面自己努力，不在你光榮的姑娘的前途，樹起「不如人」的可羞的旌旗；一方面在體貼著的芳心，不敢

因我之故，使你有半星兒不如意。」

再談吧，祝你

爲愛之故，格外保重。

你的卜木，十二日晚九時半。

第九信

最愛的菁如：

十一日那封信上，你叫着我的名前後共四十四次，十二日的竟有六十一次之多，而且每一呼後，都畫一很重的嘆息號，不說別的，即此，已可見你愛我之切，念我之至了；我感謝你，用我十二分的熱誠感你，望你誠懇的接受！

親愛的菁如，想不到我的信會這樣遲，使你這樣費神等候，真真對不起！但這只是郵務上的毛病，決不是我不寫信給你！你想，這樣一個美人兒在切盼

着，那裏能不肯寫信呢？你等一等吧，你的卜木絕不敢有一分慢待你，他有一分能力時，一定要供給一分給你！爲了我，前些日你累得頭痛，這些日又盼得吃不下飯去，我自問無德無能，怎能消受得起你這樣的厚愛！雖則這樣厚愛你給我，你肯給我時，我應十二萬分的歡迎，但爲了你身心的保護，我勸你平平氣；說實話，這樣遙遠的路，我明知你在那裏爲我這樣難過，又不能馬上跑到你的眼前，切實懇摯地安慰你，于我的熱情同良心上，都有十二萬分的刺激與感愧！我請求你多少愛惜着一點芳神，不要長此下去，使迢迢千里外的人，時刻爲你關心！況且我們已竟到了如此地步，還有什麼原諒不到的，何必一定如此？

我這段話，誠然是最蠢不過的，因爲「情」不是理智的被動物，你教牠怎樣，便可怎樣的！我一壁在這樣勸你，自己却十分同你一樣在盼你的信，咳！

你說，你這樣有一句說一句的對我，未免太有些

小孩樣的可笑了！這個我不能贊同：第一，你是真誠的愛我，不把我「等閒視之」，所以才有一句說一句不像同陌生人相對一樣，有許多話藏在喉頭不能說或不肯說！第二，我對你何常不像個地道不二價的小孩子？我以為，唯有真正相愛的人們，才能「天真」的，「活潑潑地」，其他，正因為他們心中有鬼所以才板起面孔，「像煞有介事」起來！老實說，你近來表現的態度，真有許多是像小孩樣的，所以我覺得你近來更有趣些，更可愛些！

「像你這樣有才有志有貌的人……」老實不客氣，我的貌，你見了便知道，非常寒塵；我只有下飯吃的「菜」，沒有「潘安般貌，宋玉般才」的「才」；我的志呢，如果沒有人鞭策著，恐怕也不見得怎樣！你這樣看我真應了「情人眼裏出西施」的那句俗話；但我決不自棄便是！

（你十一日下午所寫的這封第七號信，我于

今天早晨接到。因爲天氣很好，又有幾位同學來約，便提起畫箱，到北海公園去畫風景。我本來極愛山水之樂的，北海又是北京公園中頂具有「山明水秀」之優點的地方！那時我方看了我愛的信，你的信已竟够教我「趾高氣揚」了，又乘著這樣清興向這樣「詩境」進發，此時此際的興味，真有「曠世無倫」之概！我的位置是在一株綠槐之下，眼前主景是一座大理石的虹橋，再前橫過北海，看到瓊島上的塔尖，背後有一片淡青略脂的天空襯著，取景也算得幽雅了！可惜這是我第一課野外寫生的習作不能送你！早晨沒有吃東西，十二點時只得回校還肚子的債；哦，親愛的菁如，當真你的信又來了！今天接到你兩封信，豈不同你一樣樂得要死！現在答你第二信——第八號。）

親愛的菁如，你亦在這樣切盼著見我？我盼

着見你已是陳跡，但此心至今未歇！我成天想著見你的法子，可惜至今沒有結果！前一星期，我已向香山慈幼院去信，託人為你找一個位子，暑假如有機會，那就請你來吧！香山距京城只有三十里路，又有長途汽車，來回只要幾個鐘頭；此事如成，後會正自有期呢！

你問我：「怎末安慰你呢？」親愛的菁如，我沒有別的，只有一個「我」，我只恭恭敬敬地把這個「我」送你便得！對於「我」，任你怎樣去擺布吧，我都可恭聽的！

（更倒楣的：我剛寫到這裏，幾個同學進來，硬拉了我走，又不好說是要緊答復給你的信！這一去，從五中半到七中半，正正費了兩個鐘頭；此刻冒冒然接著寫下去，不接頭處是免不了的，請你指正！）

親愛的，最親愛的，永遠愛我的菁如！你竟把我們當作「夫婦之親」嗎？小孩子，純真的小寶寶！我們來親一親好不好？你甜密的甜密的小姑娘，我真能親

吻的時候，要等到幾時呢？啊，寶貴的Kiss！我把我的嘴，送到你那邊，來，你來親吧，親吧，再親一個！啊，甜蜜的，神秘的 Kiss！！

菁如，痴情的菁如，我所醉心的菁如，你教我怎末辦才好哪？你這樣的深情，這樣的情深，真使我「感激涕零」之至！看了你「親愛的丈夫卜木，菁如的丈夫卜木」兩句話，我的血流立刻沸騰起來！菁如，如果你在我眼前，我一定緊緊地把你的香軀擁抱起來，流著十萬分沈痛的熱淚，深深地吻你那馥郁的香唇！我自有生以來，還有受過這樣深的刺激！我的情火如此之猛烈，也是我此生第一次！菁如，親愛的菁如，你說你的心在顫？不，不要顫，不要怕什末東西！有你的卜木在這裏，你什末都不用怕，什末都不用關心！只把你的臉，緊緊貼在你卜木的懷裏！好，好了！我們叩謝神明，叩謝一切肯愛人的人們！

你的誓言，我感謝地敬領了！

反正我已是你的了，隨你怎樣支配我，我沒有不樂于從命的，你只管放心！

你要爲我做衣服，教我量尺寸給你？這個我暫置例外，不能從命！你是做小學教員的，本來就有許多功課，又得看我的信，盼我的信，復我的信，怎好再爲你添麻煩，使你加倍吃苦呢？我自敬願你這顆愛我的心便了，再談，祝你好！

愛你的卜木，十五日晚十一時。

第十信

My dearest:

從昨天起我就想寫一封信給你，免得我這個可憐的小妹妹又在等得頭痛；再則今天我預備要到北海去寫生，恐怕早晨接到你的信，必須等到晚上才能答復，未免自己也待得不耐煩。但以這兩天來，我這

裏時常有許多不相干的人在商量事，所以終于沒有寫成功。

因為惦著寫信又惦著你，昨晚從十點中睡下去，到十二點還沒有睡著！在這個檔子，我忽然想到，我們如何見了面；見面後如何彼此都有些躁躁地；如何開始說第一句話；如何我敘述了家庭情形，你如何忽然落下淚來……以至將來如何結了婚；如何過我們的共同生活；……

這樣情形，一直繼續到下五點左右，以後便不知道了！

起床盥漱完畢，走到學校的時候，大門還沒有開，我便在馬路上踱來踱去的走。及至到學校收了你同秀芬的信，提了畫具，向北海進發的時候，頂多剛剛六點半的辰光。

我叫了一部車子，乘著燦爛的晨曦，手裏拿著看着情人寫來的愛信，愛人寄來的愛贈，自己想著：「這

應是詩人們所樂于描寫的情調，也便是人間極樂世界！]哦，我最親愛的菁如小姐，小妹妹！我那時真是精神煥發，栩栩欲仙！

謝謝你的好意爲了你的愛，爲了這許多琳瑯珍賜！我看到你手製的，美麗的書籤，馬上想像到，彷彿我在我們新家庭的新書齋裏讀書，你笑迷迷地對了我：「愛的，你好生讀你的書吧，不須留心我在等你！」菁如，親愛的，我矢志爲你努力，爲你向人間爭一些光榮！我看到你手製的，美妙的吃墨紙，我又想到，彷彿我在我們新家庭的新書齋裏爲一篇可喜的文境構思，你笑迷迷地對我：「愛的，你須努力把你的美的情思，傳達給一切可憐的人們！」菁如，我的愛，爲了你，我矢志把這個世界美化了使你在這個美的樂園中，做一個至高至崇的美的女王愛的女王！

你同我的信接吻了？謝謝你！我感得到，當然感得到，我感到我的唇接觸了你的：你那甜蜜的，香郁

的，溫和柔軟的櫻唇，只一嘔，我全部的靈魂，便沈沈地浸在一片碧綠湛清的愛之海裏，不住在蕩著愛字的波！你問我：「你許我這樣親近你嗎？」哦，我親愛的小姐，只要是我所有或能有的，你愛如何擺佈便如何擺佈吧，我不許我的菁如擺佈還許他們誰？那個配？

你說我就缺乏的是你！對了，你真能「先得我心」我此生沒有別的希冀，只要能得到你的如意，便赴湯蹈火以及無論多末危險的事我都可以做去；像一個武士一樣，我纜了馬，磨亮了鎗劍，靜靜地站在你的面前，專候你的指使，只要你的妙腕向那裏一指，我立刻跳上我的龍駒，挺了我的利刃，剛離弦的箭一般，飛了去又飛了回來，拿了你所厭惡的人們的首級獻你！

你答應了不再爲我過勞嗎？謝謝你，那真是我的幸福！

菁如，我深情的小妹妹：你多末深情地體貼我

喲！你勸我不要累壞了身體，保貴我的精神，這番盛意，我那裏敢不十二萬分誠意的敬領！實在說，你也用不到這樣爲我耽心，你想，爲了我的愛的將來，我即使自願多勞，也須有個限制，是不是？不過近日以來，爲了你的溫柔的秘意，我已竟像一棵長在溫度合適陽光和照水分充足的畦畔的小草一樣，越是生機提高越是精神百倍！所以關於這點，你儘可放心！

我的家庭我已離開了五年。在這五年中間，想家的時候也不少于他人。只是人家的念家，是念得嬌妻寵子同慈父愛母的可戀，于是咳聲歎氣地恨，眼淚潸潸地流，乃至於飲酒狂歌地恨，恨不能立刻到家，享些濃厚豔郁的幸福；我的念家也是念，也是咳聲歎氣地恨，也是淚潸潸微醉薰薰地念，只不過念著怕不得不回到家裏，受些濃厚抑鬱的苦痛而已！因此，我的對於「想家」這兩個字的駭異，何止十千百倍于他人！牠——家庭——好像是我一個最須得掩飾在外頭而最

須得埋沒在心頭的一個可怕的傷痕，偶而搔著他，馬上會教我像無力的綿羊一樣，震悚地跪在握了明晃晃雪刃的人兒的膝下，絕望地做著最後的哀鳴！哦，家庭家庭，恐怖的家庭！

本來在前一封信之前，曾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敘述我最猶心的家庭狀況，打算鄭重地寄給你，使你斬釘截鐵地選擇一下，是判決我的死刑還是宣告我的無罪！我雖然對於家庭是這樣痛心，在你的面前我是不斬于宣佈的，因為你愛我，我的甘苦我當然不能自私！但，這件事做得好，也須有相當的勇氣的；我究竟是個弱者對於因此或然可生的你的怨望，把我的勇氣一箍腦打銷到極深的深淵，我寄了三次沒有放寄到信筒裏，結果打開來看了又看很命地付諸炳夷！

好得很，現在你既誠心問我，我須是極意地告訴你，所望你不要為此生氣！

我的父親，是前清的一個較為有名的文生，啟元

後，曾畢業於所謂優級師範，現在雖已五十歲，精神尚好，身體亦健，只是對朱紫易夫子太信仰了一點，在這個江河日下的社會裏，未免顯得太無能力！

因為外祖家是禮讓傳家出了名的，所以母親的性情尤其莊重沈靜，從來不曾同任何人口角過。從我記事以來，每見母親不知爲了什末事私自在房裏掉淚的時候，只要祖母喚她一聲，立刻收了眼淚到祖母面前去，卽或祖母此刻因別的事不如意而遷怒地發作她，她仍然笑容可掬地承受各樣的責罰，寧至背過臉時仍然掉淚！

我有兩個可愛的小妹妹，已竟死去六七年了！我家最缺的是女孩兒，當兩個妹妹在時，大家都有些愛如掌珠的意味，因爲四世以來，才只有一個姑母同她們兩個。大妹妹未死之前一日，還將祖母特從遠處買來的橘子留著，說是等我從外祖母家回來之後給我吃的，誰知當天外祖母不能來，我也沒來，第二天她便

辭世而去了！唉唉，這是我有生以來懂得傷心的第一次！

我有兩個弟弟：大弟弟如果還在，今年應是二十二歲了！他的體格比我還壯偉，精神比我更穎俊，氣宇比我更寬大！一直到他死的前二年，我同他的衝突只有一次，那次因為鬥紙牌，他耍門「對對壺」，我要門「清三商」，因此我打了他一個巴掌，事後他哭我也哭，父親還罵我「不像做哥哥的樣兒」呢！如今他已竟埋在寒冰冰的土裏，孤伶伶與我們永別了，我每每想起，自恨當時何以那樣狠心會拿巴掌打他！

他死後，留下一個小姪女，那時還不會叫爸爸！他的媳婦時常哭得暈過去！

看了以上的情形，你可以知道我家在日常生活，萬事沈寂的鄉村生活中，應當是如何安適的一個家庭嚟！這樣情形之下，稍微有點人心的都應當同情的吧？何以我是他們中間很值得注意的一個，反而

怕起這樣一個家庭來呢？我最愛的菁如，這便是我離家原因的焦點所在了！

我的離家，第一，不是爲了同父母嘔氣，我這樣的父母只有令我尊敬的；第二，不是爲了強逐誤途，誠心要趕這病態的新文化，新文化原有許多好東西，只可惜被一般青年錯認了；第三，更不是爲了任何頂鑽碎的問題或其他小小的不如意，這些東西本可及時改革的！我的離家便是爲了她——我的老婆！

在師範畢業以後，依家庭的意見，最好把母校的事情繼續下去，一方面自己也安適安適，一方面家庭得一些經濟的補助；但我以爲這樣三二十塊錢賣掉若些青年的光陰，埋沒了若些有用的精神，未免太不值得，于是我獨身跑到北京來，滿足我走向光明的素志；不料爲了她同母親的胡纏，不肯坦負家庭工作故，致使家庭天天寫信罵我，催我立刻回家！親愛的菁如，我須是個肯向上的青年呀，她這樣拚命地向泥

裏拖我，我也能忍得下去？

她根本不懂得做人的道理！既不能做個「賢妻」守一點舊式禮儀，盡其所謂「婦道」云者，又不能看清了夫婦的前途，把眼光放大了來，眼下忍受一點孤寂，希圖將來的幸福；但憑狗一般性慾的要求，發而為種種變態的憤怒，既不懂得怎樣去愛人，也不求如何來自愛！親愛的菁如，容或我不見得多末有為，容或我的志願同生命多末不見重于人，我自己尚認得我的價值，我決不能把我全付的生命，為滿足她狗一般的性慾而犧牲！

要老婆原不一定為得是養兒子，能養兒子或者能增高些微的老婆的地位，不能養真不一定在愛情上算什末缺點，不過夫婦之間，不管愛情是新式或舊式的，最要的一點是誠實！她是不能生育的，但她却肯騙我騙我的父母，養了別人的兒子，反強賴是自生的！這種無恥的行爲，醜陋的內心，比女子第一生命

的缺陷——貌醜——者更醜萬倍！我卜木如今已竟二十幾歲，雖未見得如何頂天立地，也決不能同這種人在人世間相見，不要講愛不愛！

即使我忽然喪心病狂，忽然被天狗嚼盡了良心，忽然把自己的志趣降到零度以下，忽樣把自己的情感埋到不可及之深的深山裏去，忽然把知覺弄麻木起來，要學做這種豬狗式的頹廢生活，活活把這個光彩燦爛的世界去在烏有之鄉裏，她也不能使我在她面前有片刻的停留……

唉！我還說嗎？說到幾時為止！我想起便覺得此心欲碎，談起來真使我憤不欲生！說實在話，此生若不遇到你，我最愛的菁如，一二年後，把這個倒楣的學生生活結束以後，我便須到處飄泊，飄泊，飄泊……一直到死！做乞丐，做大兵，做革命的犧牲者都可以，不可以的便是回家！

爲了家和愛，我曾寫過一點不成東西的玩意兒，

一併拿來獻醜：——

柳含愁煙鴉啼悲，
前途茫茫我心願！
心已願兮可奈何，
蒼皇東顧曦復微！

我歌我命曷太薄！
好事偏又多折磨！
爲問蒼天天不語，
天命如此可奈何？

以上，我已竟赤裸裸地把我的生命呈你，便隨你
怎樣去宰割吧！

菁如，便是你從此回絕了我，我決不能怨你薄
倖，只可向我自己飲泣！我曾寫過一個失戀的女子，
她說：「我要把我種種傷心的淚，向我內心流去，和了

我咽在喉頭的那團烏血，做成一個說不盡人間苦的晶體；我把牠深深埋在我靈魂深處，不發洩也不表現！這樣，我任我的忍心做下去，索性再嘗一些再多嘗一些，非到把我自己沈浸在這些酸苦的淵頭不止！如果你給我同樣的機會，我便要如此做！我這話，絕對不是柔情的危嚇，你須看清！我愛你，我始終愛你，決不能因愛你反害你有苦處藏在心頭！這也是我初次談到相愛時，所以勸你快一點用情的苦心！

親愛的菁如，如果我們的愛不因此而消失，我答覆以下的話：——

我們的訂婚期當在我們再見之後，至遲不出今暑；

我們的結婚期當在我畢業之後，至遲不出明暑；

我們的新家庭當在保定北京或順德；

我們的結婚儀式當用新式，免除許多麻煩；

我們的生活維持方法當以各自的正當職業為基



本：

我們對於兩方家庭的關係當以你家爲至親，我家除父母外什末都不要！

好，你要我做的事，我已清清楚楚寫在上面，你的意見如何，請早示我！我以爲，我們要做便做出一個樣子給他們看，才顯得我們不是庸庸碌碌的豬人！

你說你要給我做單衣？可以！只須待你覆我此信的信來到，我才敢不客氣地勞你的駕！再談，祝你仍能愛，并示玉音！

你碎心的卜木敬上，一五，五，一八日，晚九時。

第十一信

我愛：

真奇怪爲什末接不到你的信？

你最近一封是十八日來的，今天已竟是二十一，

若按常例三天一次，今天是該來的時候了，爲什末還沒有？其實使我心頭煩悶的還不止是一項，今天好像有些百感交集的樣兒！今早，教授請了假，我看看站在那兒的 Model，仍是昨天的姿勢，我心頭就有些怪膩的！到號房去看了兩趟，仍然沒有你的信給我！我一時摸不著頭腦，自己想：「我的愛，她接到十八日那封信，生了氣不理我？她在忙著什末事，抽不出寫信的空兒？」也許是這樣，也許是那樣，總有她不寫信的原因，我何必忙呢？然而不成，解釋只管是解釋，不高興仍只是沒來由的不高興！

我怎末辦喲！畫嗎，討厭的「模特兒」！找朋友譚天嗎？這一時那有那樣精神！沒有辦法，只顧下了樓，沿著廊子一直往南走。前面是圖書館，走進去，取出一本 Watteau 在看！

哦，親愛的！爲什末學藝術學文學的人，總是「不幸者」多呢？這就是所謂「天地無親，常與善人」？藝術

家時時刻刻不敢忘記爲人類爭幸福，却是每當自身所及見的時候，多半「及身而苦」！不過無論命運對他們多末苛刻，能够引起後人最多量之同情，却仍還是他們！我喜歡 Holman Hunt，他窮到沒有力量去買一分郵票向他的債主要作品代價的時候，他仍在猛力地在他自發的新途徑上工作；我喜歡 Louis David，他曾爲了努力創作之故，幾乎把自己餓瘋！我喜歡 Watteau，他是同「不幸」搏戰最力的一員！我同時喜歡我自己，過去的已竟被人世間拋棄，現在愛我的人，彷彿又有什末問題！唉，喜歡，喜歡云乎哉，恐怕也須是帶有些微苦味的吧！

聰明的我的愛，我相信你的愛我的心決不會這樣脆弱，以致看了我那封信時，馬上變轉過態度，因爲你愛我絕不是口頭上說說，信箋上寫寫的，是嗎？不是嗎？

我的心像受過重大驚吓的羊一樣，身形雖然靜

靜地看著書，心頭却時時刻刻在提防著異樣消息之降臨！可恨的時間！竟一點伸縮的可能也沒有，時針好像死釘在鐘上！沒有兩小時的工夫，我匆匆地從圖書室跑到號房從號房踱回圖書室有三四踰，唉，很心的我的愛，何以你的愛信沒有一次送來！

我的愛，你是懂得我的心的：我又是急，又是悔，又是說不出的無力！迫不及待我踉蹌回到家裏，振筆疾書，想把我此時的心情，活活托付給你！我才發現了，我原是如此的一個笨東西，寫了半天也寫不出什麼來！可憐！

我的愛，你曉得嗎？這幾日我真有些消瘦了！我這付可憎的容儀，越覺得羞于對你，羞于對你的倩影！唉，這樣下去，我真不知道要死到幾時了！我記得前一封信上，我說了許多類似「英雄派」的話語，咳，我此刻呀，我的愛，我半點兒勇氣都沒有了！失望之餘，仍復聯想到，如果你真從此不理我呢，我只有呆

呆地靜等死神的降福了！

哎！不致于，我的菁妹絕不致于拋棄我這樣快！

但我仍須追究呵，我的愛！你究竟怎末回事呢？你救人須要救個活，殺人亦要殺個死喲！這樣渺渺茫茫地遷延，我真要待不了啦！即使你不能够仔細寫封絕我的信，也要早些給我個宣告喲，我的愛！

是的，我在發瘋！我今天頭一個不利市沒有接到你的信，接着有許多不如意的事，都一樁一樁漸漸積在我這苦悶的心頭了！我很知道，無論如何，我是應該設法安慰你的，因為我的確把你看得比我還重些！我干不該萬不該，總不該同我的愛人嘔氣，使得你這樣難過——我以為你不給信我，是你難過的表示！但我這縷不爭氣的愁緒呀，牠怎樣地來襲擊我，怎樣地來纏繞我，我就是鐵石心腸，也不能不為之落淚！哦，眼淚！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男子，一個自以為不得了

的青年男子的淚，是多末可恥的東西，多末可恥的東

西呀！然而，我有什末辦法？

我本想從這幾行短信裏，透一點悲辛的苦衷給你，不客氣，請你爲我分担一些，那我就覺得在一個空的空的天地間，已竟不甚寂寞了！總算得到一點共鳴的應聲了！唉，唉，沒有出息的大孩子，多末可笑呵！酸的笑，苦的笑！

譬如，我至愛的人兒，你亦在流淚？不要哭，不要哦！如果你必得流淚時，來，你便讓他們一滴滴滴在我的心頭吧！

唉，我這是做什麼啣？我不知道，也不求知道！只要你肯收我的信，我便慰貼了！好，你的信亦許就會來，我盼著！再談，祝你
快愉！

你的卜木，廿一日午，于寓所。

我盡寫了些什末，我不敢再看！你如果不高興看時，就燒了她也好！但即使你真把她燒了，千萬別告

訴這樣說，那樣我才放心！ 又及。

第十二信

菁如，我夢中的好人：

平時好看人家的滑稽戲，如今輪到自己做，并且又是主腳，意想不到！

本來從第十信寄給你以後，時時捏著一把汗，生怕你看了不得意，或者竟至不理我，使我恢復了前此在世界上孤獨獨的可憐地位，所以很急切地盼著你玉音的到來：徧徧越是盼信盼得心切，越恨時間轉得太遲，而信越是不肯來！一等不來，二等也不來，四等五等還不來，直把我急得搓手頓足，心緒一時亂似一時，形容眼腫著變不同下來！到今天上午，我真再也等不了啦，急急地寫了前--封信，飯都沒有吃，棲棲遑遑地拿去付郵！豈知笑話馬上來了！剛把那封信放

到學校門口的信筒中後，轉身跑回學校，劈頭便是你的信到了！我等不及拆開封皮，先自偷偷地同你的圖章接了一個吻！立刻跑到校門信筒依然綠停停地立在那裏，彷彿剛才送進的信，還在筒肚裏嘻嘻笑我！可惜放信的口子太小，不能把牠取出來，免得看了又使你不如意！

像小孩得到包著的花生米一樣，生怕別人看見，分了我的寶藏，於是躲躲避避地跑到一個沒有人的空教室，連向你的字跡同圖章接了幾個吻，才顫抖抖地展開信箋來讀！哦，親愛的至愛的小寶寶！看完你這封信，一壁謝你的大量，一壁懺悔一己的鹵莽！

似這樣薰熱蒸騰的鬱夏，

她為我在白日裏幻想，夢味中牽掛！

你便等信呀不來也要耐著心兒再等，

忒忍心，偏牢騷個啥？

便水皮兒顛巍巍
總不及女孩兒家心性脆，
你便恨芳信不來也要耐著心兒再等，
呆笨貨，偏尋愁覓恨呀向誰？

菁如，好妹妹，那的確是我的錯了，我原不該那樣「像煞有介事」的對你！我錯了，我該打自己的嘴巴！你瞧，親愛的，我在打我自己的嘴巴！你瞧見嗎？喂嫌痛？打著你的卜木你嫌痛嗎？好，不打就是了！你笑了嗎？好寶寶，你笑一笑，你的卜木求你！

菁如，可愛的菁如，你竟至這樣的想念嗎？我應當好生謝謝你，鞠一個十足九十度的躬！我敬把我的靈魂，放心地交給你，你幾時想到我時，我定能如意地站在你所想教我站的地方去！你在床上想我，你躺著，我坐在你的床沿上；你在教室想我時，我坐在學生坐的第一位，做你的好學生！

譬如，你需要我的吻嗎？請你留著我親手畫的這個吻，我先甜蜜地吻一個長吻留在上頭，你便吻吧，吻吧！

哦，甜蜜地吻，甜蜜地吻！

便隆冬也須變做陽春！

便鐵石也須變做生人！

便腥臭也須變做無限的芳芬！

哦哦，我的愛人吻我的愛人！

你的吻，盡吮了我全部的靈魂，

我的靈魂，浴盡了你全部的芳芬，

你的芳芬，幻成了我整個兒的肉身！

哦，誰個不惜陽春？

誰個不愛靈魂？

春光，靈魂的寶貴喇，
遠不及我愛——你的一吻！

哦，我們蜜蜜地吻哪，
我們熱熱地吻哪，
我們長長地吻哪！
吻吻吻吻，吻哪，直吻到天翻地沈！

哦，我的愛妹，你覺得還好嗎？我前兩三信得罪了你，總找不出挽救的法子，此刻把這張嘴再吻一個極深的吻，你如果憐我愛我寬恕我時，你再吻她一刻吧，這是特意向你求情來的！好嗎？小寶寶！我的心蕩起來了，不住地在狂跳！

你說你以後更要天真些！好，我為你鼓一個掌！

好個乖覺的菁如，你爲什末這樣騙人？錯字白字我都看得有，我只以爲這些原沒有很大關係的，用不

到去計較！誰知你故意把那些字寫白弄錯，拿來試驗我的注意力呢？好，你這個設計算成功了，我真佩服你精緻的內心！

「客氣味兒！」好妹妹，這應是你的新發明，她確同你一樣的可愛！我以後寫別的文章時，特別要多用幾次，因為她是你的創作，你答應嗎？這應是你的「版權所有」，哈哈！

我的確不是女孩兒家所想像的「美男子」，但「不美男子」確實對愛人要忠實些是不是？

上次信中，我并沒談到我早晨不吃飯，你何以竟至耽心到這裏？不過，我也不必完全否認這個事實。我有時是不吃早飯的，但只是偶然的一種興奮而已，并不是別的，請放心！你說，如果我不吃早飯，你便連午飯也不吃了，這又何必？你又何必這樣痴情？你如果因我而不吃飯，我便死給你看看，你又該怎末樣嘍？好玲瓏的愛妹，你真正情深！你放心，我一定為你

留心我的身體，絕不教牠有半絲兒損失！我應如是，你也該如是，我們大家「努力加餐」好了！

我的家我已決絕了！前兩信怕你多心，或至因此不自在，故不惜長言之，也是一點點的苦心；你既這樣原諒我，便請原諒我的一切，以前的話不提好了！反正你的卜木完全是屬你的，也用不到多管他們那些閒事，不是嗎？

關於衣服的話，我不是不肯勞你的駕，不過怕過于累着你罷了！你瞧你有多末會說：「你如果還不給尺寸給我，我就按照你像片上的尺寸，任意瞎裁了！」好，如果這身衣服做成，我使用我的大姆指穿一穿，慰勞你一下，然後放在錦囊裏，當武鄉侯的「錦囊妙計」看待如何！一開始你便說你「沒有口才」，瞧瞧這張嘴！再這樣，以後不吻她，不怕？

我隨便壓了一朵花，不好，但仍奉上，以為紀念！須知，我每早都對此花讀詩的，寄給你，用代我的歌

聲！祝你
好夢常圓！

你的卜木，五月念一日，下午四時。

第十三信

我至愛的菁如表妹：

表妹，你自己加的新頭銜，照稱！

我的那封信寫完以後，不久便得到了你的來示，我馬上樂起來，立刻覆一個信給你，你大概已竟接到了；關於前此的罪，用不到我再來負荆恭請，只盼我這個活潑可愛的小妹妹不要爲此生氣，我還有什末掛慮的？你那樣深情地勸我，那樣切膚地囑咐我，除却敬感愛神的恩德而外，謹當唯唯聽命，把我自己的身體同精神，爲我可戀的小妹妹故，十分地留意著，望妹妹放心！

我所寫第十號那封鬼信牠竟這樣作怪惹得我的愛妹甚至這樣沈痛地哭嗎？唉唉，教我怎樣去挽救呢？已竟做錯了的事像說出口的話一樣，就神僊也無法挽回的呀！但是，我曉得我的愛人菁如，你決不會怎樣固執，你看到我第十二號信時，你一定會笑了，笑開你那鮮紅的櫻唇，為你的卜木哭，也為你的卜木笑，是不是？

你說你如果見了我，一定要抱起我來大哭一場？是的，我也要這樣的同情，尤其是昨天。天是在下著冷絲絲的細雨，街上的行人大概很少來往的了，你的同學師沅，同她的愛人到這裏來閒坐。那時候，我雖已接到你的愛信，自幸我的罪過已竟被你那博大宏深的愛力所包容，一些也不埋怨我的不好，我的內心非常感激而快活，但一經看到師媛，我立刻便有這樣一個念頭：「如果有我愛的菁如在，像這樣天氣，我們不曉得要如何纏綿，如何親近，如何情話了！」但

是，看看眼前，她和他，那種脈脈關情的神氣，直刺到我這懷著悲緒的心窩裏 使我有說不盡的一種寥括，蒼茫的苦楚！師媛，師媛，我此刻真有些恨你！我覺得眼前師媛的一舉一動，都有些浮而少節奏！我很知道我愛的好處，在靜默時，你一定帶有深思模樣的；說笑時，你一定活潑無比的！我自己暗說：「菁如，你呢，她們都是些這樣人哪！我如果捨掉我的菁如，我寧願同時瞎了眼睛，聾了耳朵，不看任何一個女人的精神氣，不聽任何一個女人的聒聲音！我要我的菁如，我把我的靈魂供你飲食，使你更活躍，更純潔！」但我想我的菁如仍在千里之外，要不是當着他們，我馬上要倒下去，大大哭一場！

菁如，我不是說我怎樣為眼下情形所感，如何的難過，不過因此發現了自己內心的空虛，覺得太孤另另的了！也不是說我必須為你哭，才見得我對你見愛之深，不過在情緒的調和上，或者因此才得一些平衡

罷了！我這話，同樣也不是爲了什麼才說的，只是聽從你「說說還可出口氣」那句名言勸導而已！

可憐的小妹妹，親愛的小妹妹，從今後我決不再提家事，也決不值得爲這些事難受，望你也別再「替」我難受！

「以前種種已如昨日死，以後種種且當今日生！」我牢記著便是！

菁如，小妹妹，好寶寶！你的眼圈紅了？的確？我希望永遠不再紅第二次！你知道，你的卜木聽說你哭，我的眼淚也立刻會湧現的！你試想啱，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奇偉男子，突然流出眼淚來，真真不是好玩的哩！但牠竟流，流，流，非流不可，我真也無可奈何也！

喂，我們不是說誰都不許哭了嗎？好，我不哭了，你還哭？

親愛的菁如，你說你的心頭悶得很？不要悶了

呵，不要悶了！爲了我不會溫存的原故，用那些運轉不自如的話語，刺了我的愛的那脆弱的心，使得他這樣煩悶，我的罪過深至曷亟嚙！菁如，我的親妹妹，我的心在上上下下的酸絞，我關牠在喉頭呀，我吐出來給你看呢？我恨，恨，恨，恨我那時鐵的心，爲什麼鑄成這樣大的錯？好妹妹，你寬了我吧！

你這樣思念我，我何時不同樣思念你呢？但明白的人，應該知道是于事實無補的！菁如，我們想會有想會的手叙，親近有親近的法子，事實是擺在那裏，情不能否認事實，另用一種方法硬扯我們到一起的，是不是？我勸你亦勸我：「等等吧，等等吧！」

喂，菁如，你知道嗎？我家有人來京找我！

你聽了不要吃驚，這是沒有什麼危險的！前些日有家信來，是母親的口氣，說因爲我日久沒有回家去，母親想我幾乎想瘋了，所以要我父親來找我，父親發我的氣，不肯來，所以母親發狠要親自來！當時

我以爲不過又是一種危嚇的說法，沒有覆她；今番號房說我家有人來，據說來人只有三十來歲，那大概是不曉得那位堂哥吧！但我仍舊不想會他！我已把寫信的用品帶在身上，他們既不知道我的住處，又不得見我出校，等便等吧，有什麼關係？想不到他們會這樣糊塗！這封信是在一個教室裏寫，一刻怕有人來上課，不寫了！望你不要耽心，你的卜木會對付他們的！

祝你
常笑！

你的卜木，念四日，下午一時。

第十四信

菁如我愛：

事變想不到會這樣倉促！

我不是說家裏有人來找我嗎？你想不到這個來

找我的人是誰！哦哦，我真想不到她們會這樣下流，想不到她們這樣欺人！她大約在家欺壓我的父母不足與了。所以又找到京城來！我相信，她同她的弟弟此次之來，決然沒有得我家庭的允許，她們是私逃到京的，她們希圖離間我同我的父母，以圖母族的便宜的！哦，這樣下流的東西，狗一般但求性的滿足的東西，不知世間有羞恥事的下賤東西，她不但侮辱了我，并且侮辱了一切女性，侮辱了女性這個美名！

但是，我親愛的小妹妹，你不要怕，我有我的辦法！

第一次來找的，是她的弟弟；號房對他說：「卜先生好久不來上課了，住的地方也不一定！」他沒有法子，只得垂頭喪氣走了；他走之後，聽差才告我的。我當時以爲，只要是她弟弟一個人，我不怕同他相見，見後再相機行事，料他鬥不過我的；于是我照著他留下的地址打一個電話給他，勸他早日回家，此處沒有

閑飯可吃的！可惜這個混賬東西不會接！

第二次，他同着另一個人來，這個人我怕是她的姘夫吧！哦哦，羞恥，羞恥，這真是丈夫的羞恥！自己的老婆，會同了欺蔑一己人格的姘夫，找到一己學校的門上來！哦，我聽了聽差所敘述的這「另外一個人」著的像貌以後，我簡直想跳了起來，立刻去殺弄他，好去掉我鼻頭上這塊污泥！但是我沒有實現出來，額上的汗，黃豆樣顆顆突出了！這時我已下了最後的決心，我不能容忍她同卜某在實際或名義上有什麼關係！我終于太懦弱了，一點英雄的舉動也沒有表現出來！我沒有見他們，學校裏開了午飯，下五點才走回家去；家中聽差說，有兩個二十多歲的鄉下人來找我！狗東西，狗東西，真真欺人太甚！

這時，我決定，暫時我該躲一躲！

我知道，她們此次的來，不是我的家庭的意思，所以我家一定不能拿錢給她們；她母家是很窮的，拿

也拿不出多少錢來，並且看其來意，多半打算馬上找到我，以後的生活，是要我來維持的！這種念頭兒當然是蠢到萬分，但從這幾點可以證明，她們帶錢至多不過幾十元！她們來了一共三個半人，住是住在頂會敲竹槓的前門某客棧，並現在大致已竟欠下債，搬家是搬不得了！我相信，不到兩個星期，如果不走，她們只好討飯吃！這就是我所以要躲的理由！

親愛的菁如，我對於女性，向來是不肯苛求的，特別對她，我實在沒有再容忍的雅量，勢已至此，爲之奈何！

至愛的菁妹，你是聰明的，你知道你的卜木爲了你，他不會如何作難，總有他解脫的辦法，請你務須安心！不多譚，祝你
安穩地過這個危厄的日子！

你永遠戀著的卜水，二十五日，早十時。

第十五信

菁如，我最甜蜜的小妹妹：

今天是我實行躲避的第一天！

昨晚同一位朋友無聊地笑了半夜，終究宿到他那兒。今早五時，便冒雨跑來此地——綏遠會館。我從那位朋友處來時，曾經把這件事託他，請他拿了我親手簽的字條兒，先到學校去拿信，回頭在下午二時來此；但不到早十點，我莫名其妙地竟死怪人家爲甚未還不來！

我有時，也想同這些人玩笑著胡混些時，好銷磨這無限的長晝，但終于鬧不到片刻，又覺得太無意味！有時，也想把昔日的幻想重演幾道，但越想越覺得你的信是更需要！我有時，大說特說，大笑特笑，有時，沈沈悶悶，半天不想說一句話，有時，無人處竟至

哭出來！唉，菁如，我親愛的小妹妹，我真把我沒有辦法哦，沒有辦法哦！我想以拳擊掉，我想哀然長嘯！我說，我爲了想我的菁如，我笑，我爲了想我的菁如！我噴爲你，愁爲你，叫也爲你！總之，我只有你，只有你是我靈魂所寄託的區域！

我明知道，我的菁如不會不寫信給我，因爲我愛她，她同樣愛我！但我總不能制止我這顆狂跳的心！更不能斬斷這縷纏綿的情，爲之奈何？

是午後兩點鐘的時候了，我所約送信的朋友還
不來！

我怕他或是走錯了路，雖室中現在兩個新友，我也不能好生陪他們，我走了出來，來探望這個送信的朋友！天是漸漸地暗了，太陽的熱力，又很有力地恢
起來；苦力們，在這樣天地交熔的空氣中，把剛從土
河中掘起的土，一担一担地担了，傾了，又担了，又傾
了！我呆呆地站在胡同口邊，心，是跳跳跳地跳著，

太陽很不「客氣味兒」地把她的熾朱的吻，吻在我的身上！太陽呵，我心頭藏著的愛的熱力，切盼消滅的熱力，已竟够燒得我竟體焦爛，再忍不住你來賜教了！但是，我愛的信，容或即刻就來了哪！」這句話的魔力使我立刻清醒了，我還怕些什麼？洪水嗎？猛獸嗎？不，不，決不的！我爲了我的愛，什麼都不怕，何況烈日？

時針已竟指定在三點，我忽地憶起，「或者來人已來，在那兒等我？」于是我一方向該經的地方看著，一方深深淺淺地走回來！

我走了回來，人還不會來！

我的一團盛氣，如今消滅了立刻感到了無限的憊乏！嗒然若喪地坐下，無精打采地低下頭去！萬分慚愧，不曉我那點惹了我的菁如，她這樣發狠，索性把信都拖延！來！我自然信奉「金科玉律」一般信奉你的話，你說過決不短我的信，當然你的信是終究要

來的；所恨這個百無聊賴的相思，牠很命地纏住了我！

菁如，我一想到你「可惜我們的愛情只可在文字上表示！」這句話，我的心馬上便要崩得粉碎！我們一對可憐蟲，一個在南，一個在北，音容不相會，形影不相親，兩方發無可發的火花，只可在筆端紙面的死文字上道其一二，已竟可憐極了，那堪這樣迢迢征途漫漫長日的耽擱呢？更加那班不要臉的東西，不管人心的向背，不管人情的斷續，硬想用那不值一文的名分約束我強迫我！唉，狗東西，鬼東西！草木不如的污東西！我恨她們，像恨使我們不能立刻相親的惡的命運一樣的恨！在先前，我或者還把她們看作是人類，此刻呀，她是狂吠亂噬的狗，狗的糞，狗糞裏的蛆虫都不如了！

菁如，你現在還好吧？我自然遙祝你心廣體胖，但千里之外的我喲，心緒比亂麻還亂，膩是比什末都

膩！我本不應把我心裏的苦悶，慘悽地奉獻在你的面前，使你不期然地爲我鬱鬱！但是，看呀，這樣大的宇宙，這樣戢戢蠢蠢的人類，除你之外，誰是我的親人？我的父母，爲了怕事，爲了怕爲他們的兒子多事，我已竟同他們不通消息！我的弟弟還小，不懂得成人的情緒，況且又是站在父母膝下的！我的些個朋友，他們都是自愛的，我何苦去擾他們？我這如燒的情緒，向天說嗎？向地說嗎？向大樹說嗎？向牆壁說呢？況我又不敢如此之痴？我不能向牠們講，牠們也不配聽我的話，我講是向我的愛人講，向我唯一的生命之流的源泉的愛人講，同我的愛菁如講！是的，我老早同你說，我在你的面前，決不會提出半個虛字；此刻應再加一句：「我一切的情緒，都可供愛之慧的眼來檢查！」菁如，我至愛的小妹妹！你的天真，會照澈我一切情緒的糾紛！你的靈性，會澄清我一切心的破擾！你的麗容，會映出我一切感觸的結菌！我只要一想到你，

的一切的不安便就緒了！我只要一同道出我種種情話，我的一切的心况便立化成無限的愉快！譬如，你知道，一對愛人的眼淚，是多麼甜蜜的喲，雖然淚的本身仍不過是無限酸楚的！

大概是四小時了，那位朋友來了又去，仍沒有你的信！

天已竟是這樣昏黑，萬物都要漸入靜境，往日，我一定很快活的在同朋友們閑談，或者看了你的玉照，閉起眼睛，幻想我們天天所盼望的那個多折多磨的幻境，少不得又要默默地自笑了！我幻想到千里之外的我的愛，你是在挑燈默坐，想像將來哩？你是在拍手言笑，同邵姐放譚呢？你默坐的態度，有多末幽閒？多末嫻靜？你那雙大而黑的眼睛，睫毛微微下垂！你那紅郁郁的櫻唇，口角稍稍收起，在面目間，表現一種夢裏的微笑！此時如果我在那裏，我要怎樣地屏息侍立，儘量吸收你這愛之杯裏的芳醇喲！你言笑

時的姿態，活潑地，伶俐地，樂音的顫動呀，舞衣的飛揚呀，都能使人感到宇宙的深奧與自然的生機！此時如果我在那裏，我又當何等地割目旁伺，把我全部的快感去同你同一步驟地伴奏喲！有人說：「你不要說的愛，是爲了她笑得多末柔媚，話說得多末中聽，抑或用情多末周至，你愛便只是爲了愛呀！」我并不反對這種論調，但，如其說愛便是空空洞洞的一個愛字，仍不能表出愛的含意！愛的本身須有由以表現的工具，這工具便是對方一切大大小小的舉止動作！譬如，我愛你，我可惜沒有清清楚楚看到你的肉身，但你的「一切大大小小的舉止動作，」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腦中，我一定是見過你，不管今生或前生！同時你也一定認識我，是不是？

好吧，不再多說了，望你的信立刻回來！

祝你身體好，心境好，一切都好，（連你的卜木都好！一笑！）

永遠屬你的，你的卜木，二十六日，晚九時。

第十六信

菁如小愛妹：

想不到我們的信會隔阻這樣久，你不致耽心吧！

從五月二十四拜讀你第十一信以後，至今沒有接到你的愛信，我誠中形外的焦急樣兒，已成為朋友們談笑之資！

原因大概是這樣：當我決定避一避的那天，我曾告訴號房，非有我親手簽字的條兒時，任何人不許取得我的信件！同時我簽一個交號房做樣兒，另一個交一位謝君。後來這位謝君生了病，我只得又託一位王君！但我直到遲了二日的今天，才想起交一個簽字的條子給他！大致午後二時，定可以拜讀你的信了！

我這幾天，真像長途旅中的一隻蠢駱駝，精神雖已十分憊乏，心情仍是萬分緊張！預想最近的前途，那位朋友再來會我時，在他的袋裏，一定帶有草木蔥秀河水澄碧的綠洲，使我引長我這柄長的爲項，對了這些甜美清泉綠草，做一刻最有味最舒暢的呼吸！

我的愛，你千萬不要爲我耽心，你的卜木無論如何不會辜負你！不久，便會把一個金甌無缺的精神，金甌無缺的肉體，金甌無缺的心，金甌無缺的愛，整個兒交給你的！

我常想：我們的愛，應當是例外的，是超乎一切平凡的愛的！我們連一面都沒有見過，一句話都沒有親口說過，然而你爲我，我爲你，已竟費盡了心思，縛緊了情緒，相信雖歷千千萬萬劫，此情此心總不會有半分損益！這些話在局外人看來，一定會狂笑三日不休，以爲是天地間莫須有的事；實則至少在我個人心裏，以不特毫不希奇，而是絕對應有的事！我愛你便

只有愛你！愛的神髓或是統一的，所以愛的形式却不必一律！你的軀體我沒有瞻仰過是真的，你的心和情，我對之已竟十分熟識！宇宙也許是虛無的，人生也許是漂渺的，我愛你的心，却是千真萬確無可疑議的！

我此刻本在靜候你的信，同時因為好久沒有寫信給你，怕你又等得頭痛，故先寫此寄你！這封信寫來又了草又瑣碎，沒有什麼可喜的地方，這個我也知道！但是，我寫此專一爲了怕你等信等得心急，長的信在後頭呢！好妹妹，原諒我！

那些狗，今天也許走，這是那位朋友告我的。這些事已成過目雲煙，任牠自消自散得啦，管牠作甚！今而後，我們不再提牠一字好了！不再讀，祝你永久好！

你的卜木，五卅，午前十時，

第十七信

——附原信——

卜木：

我哭了，我的末日到了！

我看了你這封信的最後幾句，我覺得含糊得很，好像你已開始疎遠我了！

卜木，你爲什麼疎遠我？

好，好卜木！我心愛的卜木！我們倆雖沒有見過面，彼此的愛情，已竟做到如此的一種不可分析的程度了！我就知道，這個蒼蒼茫茫的宇宙間，祇有我一個可愛的卜木，別的我此生再找不出第二個了！

卜木，你爲什麼遠我，請你給我個究竟！我祇能明明白白，便死也瞑目，要就這樣不明不白

地你遠了我，我還有何面目再在這個世間做人？

卜木！你在報上聽你以前所愛的菁如自盡的消息吧！

淚乾了！聲啞了！腸寸寸的粉碎了！特此祝你
大安！

你的菁如手書。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
二十六日晚，
四時十五分，書于N城。

菁如，我極愛的未婚妻：

我先要賠一萬個小心，請你爲我笑一笑，你的卜木不然將無以自處！

菁如，我的好妹妹，親妹妹，你笑一笑吧，你瞧你的卜木在那兒恭恭敬敬地站着陪小心，怪可憐的！好寶寶！你笑一笑有許多好處呢：你笑一聲兒費不了什

麼，你的卜木便像死囚得到天赦一樣，立刻歡天喜地的跳起來：你的卜木做錯了事，惹得我的好親親生氣，情分上，良心上，都負了無限大的責任，你如果不笑，便是不肯宥赦我，我萬世萬劫不能自由，你愛我，心痛我，便笑一笑也不算你輸了棋，在你的卜木看來，却真是恩重如山哩！你的病，是從憂思中得來的，笑是頂對症的良藥；你愛你的卜木，你的卜木沒出息，不能十二分體貼你的溫柔，如今良心責罰我，我寫信來陪小心，如果你不肯賞我一口和氣，豈不是誠心教我過不去嗎？

我愛的菁如！你是頂乖的，你決不會故意不笑，對不對？

你瞧，笑了，笑了！你那兩頁頂巧妙不過的嘴角往上提，往上提！中間不是露了白牙嗎？紅紅的唇，白白小牙齒，喂，這樣一個小妹妹，教我如何不愛煞，想煞？

菁如，我此生唯一的親人！你寬恕了你的卜木吧，

你的卜木如今還有誰肯親我呢？你愛我，你當然不肯使卜木負愛情的債，你可憐你的卜木，更不肯不寬卜木的罪，是不是？

我知道，我的菁如看了我這個玩皮樣兒，一定笑了，從心底裏笑了，看是多末迷人的—個Smirle！

像怡玉初次見寶姐姐一樣，你的卜木在那兒癡癡呆呆地對了你迷著眼睛默笑，你越喜歡，我越放心，越優樂得入迷！

我心疼我這個小妹妹，你是從小嬌養慣了的，受過誰的一口哈氣！如今你愛了你的卜木，你的卜木愛了你，反倒因此做錯事，說錯話，使得我這個小妹妹生氣，真是「豈有此理」？按照常例，我應當馬上自己先打二百屁股，再來負荆請罪！不過你是愛我疼我的，如果我的屁股打得出血，你更要不好過了，是不是？好妹妹，你沒有勸我嗎？你教我想開些，又教我不要多心。我們的愛不是一時的，爲什麼勸我是這樣明

白，自己偏要因此得病呢？

好妹妹，好妹妹，我叫一千個好妹妹，你該答應我一聲吧？

小親愛，小親愛，我叫你一萬個小親愛，你該賞我一個笑臉吧？

我對別人，或者是個大孩子，特別是在你面前，總是個最玩皮的小孩子！小孩子是難得沒有不是的，小孩子的不是難道不能放寬些嗎？我的菁妹是知情知趣的聰明人，我將來或者會做你的丈夫的，這一點不是，總可看到「將來」的面上，高擡貴手讓我過去吧？

好寶寶，你試替我設想我一時胡塗說錯了話，收是收不回口裏來了，我即使立刻後悔，又怎麼辦呢？我誠然後悔我不該那樣說的，但已竟錯了，不像碁子一樣可以拿起的，那有什麼法子？你想，你都不肯給我擔這一點錯，我還去找人家誰喲？

好了，我的菁如一定想開了，再不疑我了，笑了，病也好了，我已竟更快活些，更放心些了！我不再多說多說，你又說我裝假，或又教你過意不去，是不是？

說正經話，你的卜木如果不致于人格掃地，我對你怎麼能有半點兒含糊呢？我已竟向你宣佈兩次誓言，來保證我愛你的真實，你的卜木即或良心喪盡，獨不畏天壓之乎？這不是說你疑心太過，只是勸你放寬了心！你想，你這樣一個卜木，還不够他可憐的嗎？如果再不能得到愛我的菁如妹妹的了解，那我還有什麼人味兒？

實際說起來我還不知道我是那些話得罪了你？如果是關於不相干的事，那就太笑話了，如果是有關的事，我仍可向你發誓：

「卜木今年已竟二十五歲，不是吃屎的小孩子，說句話須算句話的：我愛菁如，我真心愛著菁如，一直到死，我都愛著菁如；對於她，凡是我

能做到的,如果有一刻狐疑,天在頭上,可以教我立刻死去化做永不存在的寒灰!]

好妹妹,如果你還不放心呢,我只好立刻祝我的誓言靈驗,立刻死去。

本來呢,我對你是有一句說一句的,所以近來幾封信,有時說笑話會說得太放肆,不想一個不留神,竟惹起這樣大的風潮使人入地無門。我懇切地再三向你請求寬恕,也是我自己知罪的表示,望你體貼我的苦心,可憐我,疼我,寬我這次吧!

你的病究竟怎麼來的喇?我異常耽心!如果是爲了我,請你寫信告訴吧,我立刻到你那裏去!你決不會不誠心疼我,決不會故意困我吧,我耽心的痛苦,實在比來往跑兩趟要難過得多哩!如果是功課累,寫信看信的時間來不及呢,我早告訴你,我的信只是愛你的心的一點表示,用不到像煞有價事的答覆,如果答覆不礙難,自然盼之不得的越多越好了!再說我們的

了解，以前何止是一日，以後更中止一年，親熱的時間有得是呢，何必急于此時呢？只要你說一聲：「我課忙，不多答」，我便老實等一等，不見得就多麼難忍吧？橫豎你要我的心，我愛你是愛着你的心，在沒有直接同居以前，只要此愛兩解，彼此心印便够了，你道不是嗎？

我這個人太魯莽，說話總不大留心——雖則我們不在乎這些，究竟不是成天在一起有錯兒馬上可以解釋的，所以言語文字間總免不了有些誤會！這是以前的錯，既往不咎，以後各自細心一點就是！這並不說，以後要你留我的心我留你的心，那豈是一對愛人所應持的態度？我們知道，愛情這個東西，是頂脆弱不過的，像一溪春水一樣，只要略微有點吹息的細風，就會有小小淪漪吹起的！

你不要說伉儷間便不會有誤會發生，況且我們還沒有那麼實際？如果能即刻解釋即刻了解，有些誤

會倒覺得更不平凡，更有趣些！比如這次吧；要不是你因誤會而生病，我的心情也沒有這次從有生以來不會有過的緊張，也不會無中生有的來這一大片解釋，我們的了解，也不會像今後這樣更進千步！

我深深地知道，你之所以如此痛心，正是你愛的心切的反證！

好，而今而後，我希望我們能白頭到老，永遠彼此關心著，改正著，熱愛著！我們都是二十歲以上的人了，固然不必太太老爺的樣兒，弄得太無興趣，也不要太孩子氣了，動不動鬧性兒，譬如，老實說，你這次信寫得太很了一些！

「你在報上聽你以前所愛的菁如自盡的消息吧！」

你瞧，你是頂聰明的，你難道不知道你的卜木看了這句無情無趣的句子要怎麼傷心的嗎？這些話也是輕易說得的嗎？你的下款，竟鄭鄭重重地寫上年月日時及地點，看來真像要同我訣別一樣！唉，這紙信，

雖然明明知道是氣頭兒上寫的，是頂懇切的愛的表現，但究竟嫌太刺人心了一些！

我看了這紙信（這裏字跡模糊，這是卜木君的淚痕！）真不知要怎麼才好！我呆呆木立了半天，立刻到電報局去，打算馬上打一個電報給你，表表我的真意；可是你那裏電報不通，只得垂頭而歸！

看到此處，你也許流一些同情的淚！（淚痕）唉，好妹妹，我不忍得把我的苦一下告訴你，使得你難過！所望于你者，不要太把我誤會得如此！你知道，你對我的懷疑，便是我的人格發生危險的時候！

「爲什麼遠我」你問我？譬如，我終身的愛侶，你知道這句話有多麼危險嗎？你怎麼忽然留心到我會「遠」你？不過，此刻我們無須爭執，日後可以見人心的！我只聲明一句：「我不過近來越得你怪親暱的，所以說話很隨便；我不但不忍得遠你，我永遠不會把我的靈魂離開你！」

菁如，你瞧，我又有些太痴了吧？此刻好像把你當成已婚的愛侶一樣！

唉，我寫到「已婚」兩個字時，自己都笑起來！瞧我這個傻樣子，眼淚還痛溜在眼角裏便笑了！我至親至愛的小妹妹，你想到我們結婚的時候，難道喜紗蓋着頭你還：「覺得含糊得很」嗎？要是當我們蜜月的第一天呢？要是我們又一個小菁如或小卜木哩？——呸！自然我是太不要臉了！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晚，四時十五分，書于N城！」這樣鄭重其事的一封信，我的愛人的一封信，一封情書的上款，是光條條「卜木」兩個字，下款要請我的「大安」！菁如，我神聖的菁如，一向把我像慈母一樣愛撫我的親愛的菁如！我「卜木」光條條站在那裏真有些冷，我冷哦！我親愛的人兒，我的罪即致于「死不容誅」，不應受我的愛人這樣的冷落！我的愛人都這樣冷落我，我之不成材已可于此見

其一斑了！我不敢當你這樣的一個「大安」！我的愛人！我的愛人！（淚！）

好妹妹！我絕不責備你，說你如何不肯體諒我！但望你趕快從你光明的心頭，把那個無謂的疑慮那惡魔除去，回到我們純上至高的愛的境界來吧！

菁如，我永久愛著的菁如，你不以我的話為太唐突吧？我再陪個小心，請看愛神的面上，寬恕我吧！我十萬分願意寬恕你！

菁如，你若真疼你的卜木，你該留心三件事：第一，不要見了這封信太傷心，你應當保持你可愛的笑容！第二，留心你的病，你病好得快一點，便是你愛你的卜木深一點！第三，望你把你病狀及病源，以及需要的藥品告訴我，我也好為你盡一點心，那是我最大的快樂！

好好，不再麻煩你了，祝你
不藥病除，永不為煩惱所擾！

永遠屬你的，卜木。五卅紀念日，晚十二時半。

天喬 劍波 合著

新婦女的解放

全書一册定價三角五分

這本書是天喬女士劍波先生的論文集，他們誠懇懇鮮明的指出了婦女解放的新出路，願我青年男女同志們，都能從這本書裏從新覺悟，共同攜手努力奮鬥，來建設一個完美的社會。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郭沫若著

星 空

實售洋四角

本書系郭沫若先生近兩年來之傑作，全書共分三輯，第一輯詩歌，第二輯戲曲，第三輯散文，均由先生詳加修正，現已出書，凡曾讀過郭先生之詩歌散文小說的，不可不看此書，而欲研究新文化的，尤不可不看此書！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年	1928
月	10
標號	2226

产 品 检 查 证			
单 位	代 理	包	包
查	折	索	包
复 查	挂	包	包
受	检	包	包
北京通县县庄北制砖厂			
电话：133 552 1247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初版

書名 愛的怨我吧

著者 黎 明

發行者 趙 南 公

印數1—1500

版 權 所 有

定 價 大 洋 三 角

總發行所 上海泰東圖書局

外埠函購 郵費加一

